

『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』系列

汉字中的

符号之美

王元鹿 主编
王元鹿 著

文匯出版社

『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』系列

汉字中的 符号之美



王元鹿 主编
王元鹿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字中的符号之美/王元鹿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3. 3

(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/王元鹿主编)

ISBN 978-7-5496-0587-3

I. ①汉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汉字—研究 IV. ①H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83103 号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丛书策划 / 张 衍

丛书主编 / 王元鹿

○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○

汉字中的符号之美

作 者 / 王元鹿

责任编辑 / 乔 聿

装帧设计 / 陈 芸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上海新文印刷厂

版 次 / 201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×960 1/16

字 数 / 140 千

印 张 / 11.5

ISBN 978-7-5496-0587-3

定 价 / 24.00 元

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

Contents 目录

序 / 王元鹿 / 001

从“一”数到“亿” / 001

无处不在的“一” / 002

“二”，和谐还是对立？ / 007

“三”到底是多少？ / 012

“四”，你吉祥吗？ / 017

追寻“五”字的来历 / 021

“六”因何而完满 / 026

关于“七”的调查 / 031

“八”是另一个吉祥数 / 036

“九”，曾经是最大的数 / 040

“十”——大数、完整数、模糊数 / 044

“百”字的来历 / 049

“千”字的故事 / 054

“万”，大数还是小数？ / 058

满“亿”才能满意 / 062

最早的方位字 / 067

“上”是一粒芝麻 / 068

“下”比“上”好？ / 072

“左”、“右”何者为上 / 076

从“右”看“左” / 080

追索“中”字的蹊径 / 083

五行是什么 / 087

古代的“金”是什么？ / 088

欣欣向荣的“木” / 092

充满矛盾个性的“水” / 096

“火”，人类共同的崇拜物 / 100

“土”真的很土吗？ / 104

诡异十二兽 / 109

从“鼠”的“人品”说起 / 110

“牛”有多“牛” / 115

“虎”——土生土长的兽王 / 121

- 温顺而又疯狂的“兔” / 126
- “龙”，你究竟是什么？ / 131
- “蛇”——古越人的图腾 / 136
- “马”力无穷 / 140
- “羊”也是一种瑞兽 / 146
- 调皮可爱的“猴” / 150
- 平常却不平凡的“鸡” / 153
- 说“犬”侃“狗” / 158
- “猪”——生肖中的副班长 / 163

从“一”数到“亿”

无处不在的“一”



有一个汉字，它在几乎每一篇文章中几乎都会多次出现。它是最小的一个数字，又是最大的一个数字。它是什么字？——我才写了几十个字，它已经出现了四次！

它当然就是“一”——智慧的读者一定会这样说。

“一”是最小的数字，因为在正整数中找不出比它更小的数了；“一”又是最大的数字，因为“一”意味着“一切”。

当我们说“一无所有”或“一是一，二是二”的时候，“一”就是一个表示“一个”或“第一”的数字；而当我们说“一应俱全”、“一座皆惊”或“一空依傍”的时候，那“一”字的意义却是“一切”了。



《说文解字》对于“一”字的说解是：“惟初太极，道立于一。造分天地，化成万物。”《老子》也说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尽管两种说法都有点故弄玄虚，但是其大致的意思确乎没错——“一”既是最小的数字，又可以包罗万物。

“一”字，甲骨文刻作, 金文刻作, 小篆作。可见，在遥远的商周时代，汉字的“一”始终是平稳的一横。

当然，《说文解字》里的古文“一”字写作, 比较繁复，可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事，只是为了把字形装饰美化一下罢了。“一”字还有一个字形“壹”，《说文解字》作, 也是后起的，它可能是一种酒器的象形，并在酒器的肚子里加了一个“吉”字。当然，这“吉”字并不表示酒器里放了一瓶“王老吉”之类的饮料，而仅仅表示其读音与“吉”字相似。这个“壹”字的产生也是比较晚的。



老子像

引自吴为山《天人合一——老子》，《文艺研究》2010年第1期。

世界上凡有文字的民族应该都有“一”字。古代埃及、苏美尔与玛雅的古文字，乃至北美印第安原始文字中，都有与甲骨文的“一”造字原理相似但具体形象未必相同的“一”字。

然而，从甲骨文、金文甚至比甲金文更为古远的陶文开始，“一”字的字形可说是始终如一。比较这些书写的时间和地点乃至书写的格式各自不同的“一”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老祖宗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用一横来表示“一”。这又有什么讲究呢？

我们若是去看看我国乃至世界上的一些民族表示“一”的字的形体，就可以发现，这一个个“一”字，往往大致相同，但又有小异。

我国的“活着的象形文字”东巴文的“一”写作。

苏美尔人的“一”有写作I的,又有写作一的,到后来,写作了𐎶;古埃及圣书文字则把“一”写成I。

马亚文的“一”则是∞〇∞,中间的一个小圆点表示一,而边上的两个符号仅起装饰作用。玛雅文的“二”写作∞〇〇∞,边上的两个符号也是装饰符号。这恰与汉字的“一”有加上装饰符号𠄎(弋)作弋和“二”加上同样的装饰符号作弌,异曲而同工。只不过汉字加上去的好像是兵器或木桩,玛雅文加上去的是两个小馄饨。

从古远的汉字来看,无论甲骨文还是早期金文,“一”字都作横写的一划,可算是最简单、最划一也最为平稳的。我们相信,“一”字始终如一的历史及其简单而端庄的形体,恰恰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统一、稳定与庄严。

必须注意的是:这个“一”字虽然以它为部件,可以造成许许多多的字,却往往只是用它的一横,在这些字中,并不显示其作为数词的“一”的意义,只有个别的字,如“二”、“三”之类的数字是以“一”叠加成的。



《霸王别姬图》

引自赵成民《霸王别姬图》,《荣宝斋》2010年第5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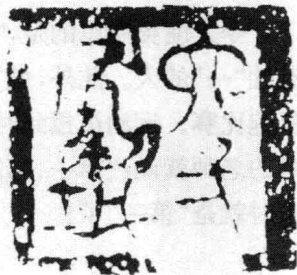
尽管在文字学上,“一”用其本来意义作为一个构字部件,用途看似不大,但是单独使用“一”这个字的场合真是太多了。

我们统计过,《词源》中,以“一”字开头的词语就有 350 条,其中一半以上是成语。据说,周恩来总理在看京剧《霸王别姬》时,用了 6 个词语。如当戏演到项羽不顾形势不利,不听劝阻,决意出战时,周恩来评道:“一言堂。”随着戏的情节发展,他还用了“一家之长”、“一意孤行”、“一筹莫展”、“一曲挽歌”和“一败涂地”来形容项羽的处境。在周

恩来同志的口中,也可以知道,“一”字可以用于表达许许多多的意思,在我们的语言中无处不在。

欧阳修晚年自号“六一居士”,这六个“一”意味着什么?他说:“吾家藏书一万卷,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,有琴一张,有棋一局,而常置酒一壶。”客曰:“是为‘五一’尔,奈何?”居士曰:“以吾一翁,老于此五物之间,是岂不为‘六一’乎?”客笑曰:“子欲逃名者乎?而屡易其号。”原来,“一”是可以代表许许多多东西的。

最早的“一”字,应当是一个基数词。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正在为计数而扳着的手指的描摹,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算筹的写真,都有可能。也有人认为它是一块小石子的象征,好像有点勉强吧?但是,我们如果从原始人类思维的角度考虑“一”这个数字的来历,那么,我们会注意到,无论一横还是一竖,也许都还不是“一”字的原始形态。



欧阳修自用的“六一居士”章
引自萧高洪《篆刻史话》,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4年。

因此,时至今日,我们已经难以明白古人造这个“一”字时,它表示的是什么意义。也许是一个手指,也许是一根算筹,但不会是一支烟——那时中国还没有香烟。

“一”的原始形态是什么呢?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告诉了我们答案。东巴文较早期的经书中把“九对蛋”写成(其实几乎是画成)九个蛋的形状 $\begin{smallmatrix} \circ & \circ & \circ \\ \circ & \circ & \circ \\ \circ & \circ & \circ \end{smallmatrix}$,而经文中并没有出现东巴文的“九”字。到后来,经书中才用“九蛋”来记录“九对蛋”作 $\begin{smallmatrix} \circ & 111 \\ 111 & \end{smallmatrix}$ 。我们据此可以推测,很可能汉族的祖先,也经历了在比甲骨文为早的文字中以画一个蛋表示“一个蛋”、画一个鸡表示“一只鸡”的时代。从这个角度看,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对先进得多的文字了。

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,这“一”字是一个指事字。而所谓指事字,往往是以抽象的符号来表示一定的意思。我们由此也可以推知,许多数字应当是指事字。而这些指事字,有时又可能是从表示实物的象形字的叠加发展而

来的。

然后，“一”字的意义引申为序数词。我们说“第一”的时候，“一”就是用来表示序次的。今天我们有“一哥”、“一姐”的叫法，这时“一”就是个序数词了。自然，“一”字的用法还不止于此。

“一”字还可以用作动词。《荀子》说：“一天下，财万物。”在这里，“一”就是统一的意思。

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“一”与“第一”还可以用来作姓氏。江苏与安徽，就有姓“一”的人。此外，姓“第一”到“第八”，都不乏其人。据说，有一个学校长跑比赛。运动员报到时，一个学生说“我是第一……”没等她说完，那当裁判的老师就说：“第一、第二是你们比赛后才能决定的！”殊不知那孩子生出来时就是“第一”了！



“二”，和谐还是对立？

弌

“二”是一个自然数中最小的偶数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地之数也。从偶。”这一对“二”的说解说明了：至少自东汉开始，古人已经注意到了“二”在数学上的意义，乃至“二”的另一些更深层次的涵义。

应该说，“二”字在形体上是两个“一”的积累。在甲骨文中作，在金文中作。后来，出现了加上装饰部件的“弌”（作）。再后来，大概因为“二”用来计数，又在弌的下面加上了一个“贝”字成为“贰”。现在的人民币、发票与收据上，大写的“二”字还是沿用这个“贰”字。

“二”这个字既然是最小的偶数，那么它在数学上的意义，显然是相当特殊而其他整数数字无法替代的。当我们考虑到计数与数学其实是现实生活

的抽象时,我们更加会意识到:数字“二”在哲学、科学及我们的生活中,必定也都会有着极其突出的意义。

“二”从“一”中分化出来,在人类的计数史上是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。也就是说,要是人类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”,那么他们对这世界的认识显然是不真实、不完整的。为什么英语中“两个事物”是用复数来表达(往往在这个记录事物的单词之后加一个-s 或-es)? 恰恰是因为 2 与 1 有本质的区别罢了。我们也许不很注意一毛钱与两毛钱的差别,但是“一个”与“两个”却往往大有不同。在鲁滨孙漂流到一个孤岛上时,要不是有那个“星期五”与他为伴,后果会大不一样,这就是“二”优于“一”的最好证明。

我们至少可以把“二”的这种特殊性归结为以下几点:首先,“二”是个比“一”大的数字,仅从这一意义出发,如果我们对“二”的内在涵义深加发掘,可以发现:“二”除了具有“正整数二”这个字面意义之外,至少还包含着以下三种意义:其一,“二”常含“成双成对”与“匹配”的意义;其次,“二”向我们展示了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;其三,“二”字还隐含着事物间的对立与变化。

因为“二”常含“成双”与“匹配”的意义,所以我们的祖先常常把它作为一个吉祥的数字。

“二”是一个成双的数,自然会给人们一种平衡而和谐的感觉。其实,“二”的许多同义词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秘密。有时,我们常常以“二”的同义词来表示“二”数。结婚的时候,我们会称新婚夫妇为“一对新人”而不称“两个新人”。买鞋的时候,我们会对营业员说“买一双鞋”,而不会说“买两只鞋”。今天我们送礼,往往还是尽可能送上成双的物品乃至成双的钱币——除了丧事。

而令人感到惊奇的是,大自然也给“二”这个数的和谐性以有力的证明:在音乐上,如果有两根绷得一样紧的弦,一根的长度是另一根的两倍,那么,它们所发出的音会达到和谐,而那根短弦的音恰好是另一根的两倍。在视觉上,如果我们拍照时画面采取长宽之比是 2 的平方根比 1 的所谓“黄金分



石刻《双子峰》

引自覃甘来《双子峰》，《宝藏》2011年第6期。

割”，由此拍摄的画面会是最使人感到舒适的。现在计算机的计数系统之所以设定二进制，也是由于这一系统是最便于其状态设定的。

说穿了，这“两”本来也是“二”的一个同义词，我们在表示基数的时候，尤其是现代汉语中，用“两”表示“二”的场合比较多，而用“对”和“双”替代“二”和“两”，更显示出“二”的“匹配”义罢了。这个常常代替“二”的“两”，金文作，究其字的本来意义，竟是“车辆”的象形。车辆原就是左右二轮匹配的。后来由于“两”字太适于表示成对的事物和概念了，才出现了左边加上一个“车”旁的“辆”，而这个“两”字就专职表示基数词“二”了。

这个“双”字，原来写作“双”（繁写作“雙”），小篆写作，是人手持二鸟（其实是“二隹”，小篆作，来自甲骨文）的写实。“双鸟在手”自然比“一鸟在手”更使人快乐。这句话与外国俗话“三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”其实是同样的意思。总之，“双”字总是给我们以更大的愉悦，所以我们常说“好事成双”。

所以，当“二”这个数字一经产生，就自然地拥有了“和谐”的意义，这恰恰是“二”成为吉祥数的基本原因。

其次，我们又注意到，“二”展现出了事物的可变性与多样性。比如“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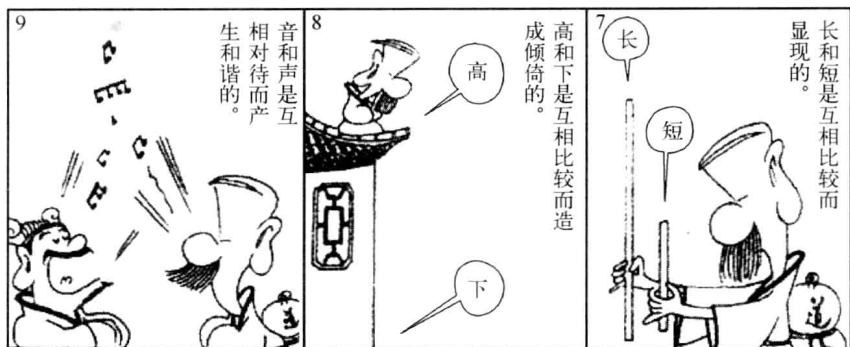
开二度”，原来是用来表示女人第二次出嫁，后来才经常出现在体育报道中，往往用来比方第二次进球。今天我们在从事买卖时还会标出“不二价”，其实这个“二”已经是个动词，表示“改变”。此外，“二”字的大写字“贰”，除了计数，可能最早是表示“忠于两个主人”的意思，后来又用于表示“效忠于第二个主人”即“变节”的意义。如“贰心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
在许多场合下，由于“二”本来有着“可变”与“多样”的内涵，所以，“二”的内涵与其说是准确的“二”，不如说是“大于一的数”。“两面二舌”、“闻一知二”、“一差二误”等成语中的“二”，严格地说，都是一个表示大于“一”的虚数。

所以，我们在一定时候，许多场合下，发现这个“二”真有点“不二不三”。

在较为深度的思考中，“二”这个数字所反映的成对的事物，往往又体现出他们即统一又对立的两个方面。许慎说的“二是地数”，是相对于天数“一”而言的。天与地本来是一对矛盾。又如阴阳，又如乾坤。它们之统一，首先在于它们各自以对方为存在的依据，而它们的对立，恰恰在于它们又是相反的。

至迟在二千五百多年之前，我国的哲学家李耳（又名老聃）就写过一部奇书《老子》。在这部书中，他论证了一对对相对立又相统一的概念。如第二章中，他说：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矣。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矣。故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较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”在老子的眼里，世界上的许许多多概念都是成对出现、成对存在的。如善与恶，不理解善，就不能理解恶。又如有与无、难与易、长与短、高与低等等，也都是成对出现、成对存在的。它们之所以相对立，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对立的概念；它们之所以相统一，是因为它们是互以对方为存在前提的。比如，没有长，也就不可能有短。同时，它们还往往可以互相转化。第四十章：“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”第十一章：“凿户牖(yǒu)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”在这里，老子既说出了“有生于无”，又说出了“无也有用”即“有”和“无”可以互相转化的道理。



关于《老子》名言的漫画

引自蔡志忠《老子说·智者的低语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，2000年。

离今天二千多年写成的《老子》还有这样的说法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在数学上如此，在文字学上如此，在语言学上也是如此，而这一切，都是“二”在人们的思维中深层含义的反映。

至于目前的流行语“二”，据说这个新词是从方言演化而来的，如：“二怂”、“二手货”、“二百五”等等，往往形容人的行为或做事风格比较愚蠢。“很二”也仅指某人常常做傻事罢了。在较多场合下，这个说法往往有亲昵的情感成分，而真正纯粹含贬义的已经是极少。